

世界文豪译丛

THE TRANSLATION
SERIES OF WORLD
LITERARY GIANT



THE AFFECTION
SERIES OF
D. H. LAWRENCE

劳伦斯 情爱系列 3

贵州人民出版社

郑电波 译



渴望男人的女人

The Women Who is longing for a Man

内容提要

1913年3月，劳伦斯搁下已经写了200多页的《误入歧途的女人》，开始另一部长篇创作，因为他太喜欢这部小说了——这就是《渴望男人的女人》（即《虹》）。

劳伦斯呕心沥血，反复修改7次的《渴望男人的女人》，终于在1915年3月改毕，同年9月由麦修恩公司出版。书一上市便遭到了怀有传统偏见的批评界的攻击。英国当局以突然袭击的手段，传讯出版商，并在出版商没有作辩护准备的情况下，以所谓“淫秽”罪宣布查禁作品，甚至将已经印出的1000多册书全部当众销毁。

《渴望男人的女人》被查禁后，很长一段时间，出版商都不敢出版劳伦斯的作品，直到《恋爱中的女人》问世后，情况才开始好转。1926年英国当局才解除禁令，查禁时间长达11年之久。

《渴望男人的女人》是劳伦斯篇幅最长的作品。它通过布朗文一家三代人的家史，通过三代人的恋爱、婚姻和日常生活，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小说从1840年左右老汤姆·布朗文一代写起，一直写到20世纪初第三代厄秀拉与斯克里木斯基的爱情悲欢，时间跨越六、七十年之久。

作品一开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美丽、宁静的宗法制农村的图画。汤姆·布朗文一家世世代代居住在离诺丁汉不远的伊尔吉斯顿的考西塞村，以经营沼泽农庄为生。

然而随着工业资本的崛起，随之而来的是修建铁路、开凿运河、兴办工厂、煤矿……布朗文一家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

老艾尔弗雷德·布朗文生有四男二女。大儿子早年就跑到海上谋生，始终未归家；二儿 艾尔弗雷德是个花边工厂的绘图员，娶了六

名药剂师之女为妻；三儿子天生读不进书，当了屠户，和一名工厂女工结婚；大女儿嫁给了一个矿工后即迁往约克郡；后来小女儿也出嫁离开了。最后留下的小儿子汤姆·布朗文，接管了农庄的家业。而汤姆·布朗文的身世，就是本书所描写的第一代典型人物。

念过中学的汤姆·布朗文是个典型的英格兰自耕农，勤劳、知足、信仰上帝。他28岁时娶了一个比他大6岁的波兰寡妇——莉迪亚·兰斯基。莉迪亚本是波兰一个地主家的小姐，不到20岁即嫁给一个从事革命活动的波兰医生，革命失败后随夫逃亡伦敦，不久其夫病故，仅留下一个女儿安娜。莉迪亚带着4岁的女儿嫁给汤姆·布朗文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习惯英国式的农庄生活，总是沉默寡言。但汤姆·布朗文对家庭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求，而且把安娜视为掌上明珠，犹如亲生子一般宠爱，安娜长大后嫁给了她的并无血缘关系的堂兄威廉·布朗文。

安娜向往独立自主，向往外面的世界。婚后不久，便发现两人在思想观念和信仰上有严重分歧。威廉崇拜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对宗教有一种盲目的、奇异的激情。结婚后他很快便脱离外界生活，只关心家庭琐事，耽于床第之欢。

怀孕后的安娜因为自己体内有了新的生命而感到充实、喜悦和骄傲，在卧室内脱光衣服翩翩起舞，充分表现了胜利者安娜的喜悦，她用特殊方式向威廉宣布了她的独立行动的自由。

安娜与布朗文所生的大女儿厄秀拉是本书后半部的主人公。

厄秀拉16岁时，家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安东·斯克里本斯基。这位半波兰血统的男爵先生当时正在帝国军队里供职。厄秀拉很快就爱上了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工程师，然而她的热恋和他的爱情仿佛总是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迷雾，“在她和他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填补的虚空”。厄秀拉热烈的初恋终因安东随团队奔赴南非进行殖民战争而告结束，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她的心灵发出了绝望的呼喊：“她能用她的双手和大地进行战斗，把地面的小山全敲

打平吗？”尽管这般绝望，“她的心里仍一直渴望进行战斗，要和全世界战斗。”

厄秀拉读大学的最后一年已是 28 岁，就在那年的复活节前，她又收到了自己仍然爱着的安东寄自南非的一封信。这位青年军官已晋升为上尉，并已奉命调往印度任职，这一次是回国度假，他很想见到厄秀拉，重叙旧情。但是当他们双方都迫不及待地见面时，厄秀拉发觉“他已和从前大不同了。那种亲密关系，旧日亲密关系依然如故，可是他现在已经属于和她的世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这有点仿佛是他和她彼此同意休战，现在他们是在休战期间相会了。在他们相见的头一分钟里，她就模糊地感到，他们是在休战期相见的两位敌人。他的任何一言一行都和她格格不入。”事情果然如此，尽管他们如胶似漆地有着不尽的缠绵，但各自的心灵却相距甚远。

厄秀拉深知，在她和印度这两者之间，她的恋人“宁愿选择国外的生活，到印度去过舒服的日子，作为强加在一个古老文明的主人，任意作威作福。……他会到印度去的。可是那不是她的道路。”厄秀拉终于离开了这位军官，尽管她觉得自己是爱他的。而斯克里本斯基也由衷地感到有如脱开了桎梏似的轻松，他欣赏他恢复了他的自我，两个星期之内就娶了另一个女人，七天之后就带着他的新娘到印度赴任去了。作者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是想表明：“情欲只不过是爱情的一部分，它根本不能持久，所以似乎让人受不了。这也是情欲为什么不能使人幸福的原因所在。”

厄秀拉是一个富于理想、追求浪漫生活、渴望爱情的新型女性。她对爱情的追求不是单纯的感官的、肉体的满足，而是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统一。她之所以对斯克里本斯基不满足，主要是因为他身上缺乏她所需要的精神上的东西。当她与女友多罗西讨论爱情时，多罗西非常敏锐地看出厄秀拉在“渴望和追求没有从这个男人（斯克里本斯基）身上得到的东西。”劳伦斯的妻子弗莉达也指出：“最后那个男人与厄秀拉没有成功，因为他没有摆脱旧的观念，因为完美的爱情不仅

仅是两个人的问题，它必须包括更大的、普遍的联系。”

十月的一个雨后的下午，厄秀拉在极端苦闷的心情下冒雨出门，想去远处走走。经过了那番希冀、激情、失望、彷徨和痛苦之后，她终于看到了雨后天边渐渐形成的一道彩虹，她“看到了大地的新的结构，看到那脆弱的腐败的房屋和工厂已被一扫而光，看到这个世界将以真理作为它的活的支架重新建立起来，巍然屹立在苍穹之下。”

渴望生活、渴望爱情的厄秀拉，满怀深情地望着天边的彩虹，她仍在期待，仍在渴望……

言情大师劳伦斯

劳伦斯是 20 世纪英国最有成就，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在短暂的一生中——他死时还不到 45 岁——他为我们留下了十几部小说、三本游记、三卷短篇小说集、数本诗集、散文集、书信集，以及许多幅美术作品。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1885 年 9 月 11 日出生于诺丁汉郡贝斯吾德一个矿工的家庭。由于不幸的家庭生活而造成变态的母爱为劳伦斯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提供了有用的素材。

19 岁那年劳伦斯开始写诗。从 1906 年至 1908 年，劳伦斯就读于诺丁汉大学。同时他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并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和剧本。

1908 年，《英文评论》杂志社的主编福特·休弗把劳伦斯带进了伦敦的文学圈子。在这期间，劳伦斯同时在写两部新小说：《侵入者》和《儿子与情人》。1910 年 11 月，劳伦斯的母亲莉迪亚死于癌症。劳伦斯很快就发现除了他母亲外，他无法全身心地去爱任何一个女性。一年后，劳伦斯解除了和大学同学路易·巴勒斯的婚约。1912 年 3 月，劳伦斯去拜访他在诺丁汉大学的一位老师，欧内斯特·威克利教授，和他的夫人弗里达一见钟情，劳伦斯把她看作是能够在感情上替代他的母亲的唯一女性。几周后，弗里达和劳伦斯私奔到她的出生地——德国。

《儿子与情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常被称作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恋母情结的代表作，但是，这种结论是比较片面的，因为劳伦斯本人并不是弗洛伊德学说的追随者。在他的两篇论文中劳伦斯就曾无情地抨击了弗洛伊德的主要理论。因此，《儿子与情人》首先应被看作是一部描写英国乡间生活、带有自传性的小说。

1912年——1913年冬，劳伦斯又开始创作他的下一部小说。小说的第一稿取名为《两姊妹》，后来在定稿时被分为两本书，《渴望男人的女人》（即《虹》）和《恋爱中的女人》。《虹》是劳伦斯的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小说通过对农夫布朗文一家三代人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古老的农村经济迅速解体的过程中下层人民群众的矛盾心理。

《恋爱中的女人》是《虹》的姊妹篇。它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在《虹》遭到英国当局查禁之后，不少出版商拒绝出版劳伦斯的小说，直到1920年《恋爱中的女人》才问世。

现代读者大概很难理解为什么劳伦斯和他的作品在当时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虹》出版后因“内容不健康”而受到查禁，这为下一部小说的出版又制造了困难。而劳伦斯夫妇又因弗里达是德国人而受到无端的怀疑。1917年，他们被认为是德国间谍，直到1919年一次大战结束后，他们才获准离开英国。

1920年9月，劳伦斯的《误入歧途的女人》首次在英格兰问世。两年后又出版了《亚伦之杖》。劳伦斯最有争议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写于1926年——1928年间，曾三易其稿。小说中的克利弗·查太莱是一个拥有矿井和大片森林的英国爵士。战争中他因受伤下肢瘫痪失去了性功能，为了传宗接代，他竟要求妻子康妮去和别人为他生一个孩子。康妮实在无法忍受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她爱上了查太莱雇佣的猎场看守员梅勒斯，相约一起出走。小说完稿后，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一个私人版本。小说进英国后马上遭到查禁，直到30多年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才正式在英国出版。查太莱夫妇的关系并不代表健康或宝贵的男女之间的感情，而是死亡。坐在摩托轮椅中的查太莱是那些依靠机器和剥削工人为生的寄生阶级的代表，正是这样一个背景给予康妮的抉择以一定的社会意义。

劳伦斯几乎一生都患有肺病，死亡的阴影一直浓重地笼罩着他的生命。20年代后期，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1930年2月他住在法国尼斯的疗养院，3月2日这位20世纪英国文学大师就在异国他乡告别了人世，当时在他的身边仅有他的妻子弗里达。

林语堂论劳伦斯

朱柳两位老人正在暗淡的灯下闲谈，因为此时虽是民国三十五年，苏州城外大半住户还未有电灯。在二十八年曾经因为沪宁公路通行，苏州的马路上屡次发现汽车的踪迹，后经吴门人士一体反对，报上也曾有过一次剧烈的辩论，才把汽车禁绝了。柳先生饭后无事，过来找朱先生攀谈，在这暗淡的灯光之下，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朱先生一支旱烟，下垂着一个烟袋，一卷烟云缭绕而上。

“早晨在我的箱箧里翻出一部旧稿，”朱先生指红木桌上一部黄纸的书稿说，“看来倒还有趣，但这是不预备发表的。”

“怎么不发表？”

“一则还有末段两章未译，一段译得不甚满意。起初我也想发表，拿给一家旧书局看，书局不要。过了半年，书局忽然来信要了，我迟疑莫决起来，主张不发表。我想一本书如同和人说话一样，也得可与言而与之言，才不致于失言。劳伦斯的话是对成年人讲的，它不容易懂，给未成熟的社会读了反而不得其旨……”

“报上也常听见劳伦斯的名字，大概说他诲淫罢了。”

“自然，日报上哪里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谈；就是谈，人家也不懂。现代孤芳自赏的作者，除非不做书，或做趋时的书，就得被人拖到十字街头示众，顶好还是可以利用做香水肥皂的广告。这是德谟克拉西的恩赐。大家都识字了，日报就是大众唯一的读物，日报逢迎读者，读者管住日报，除了奸淫杀掠以外，还有什么可谈呢？只有卖便药式的文章及广告，才能把得住读者。你告诉读者科学的理论，他们要听吗？现在的作社论，传宗教，讲文学，都是取法于卖便药的广告。文人，教士，政治，都跟江湖卖膏药的庸医差不多。文字以耸人视听为主，你

说这便药是椰粉加香料做的，吃了病也好，不吃病也好，还有人肯买你的药吗？我颇不愿使劳伦斯沦为走江湖卖膏药的文学，所以也不愿发表了。”

“那么，劳伦斯与中国的金瓶何别呢？”

“其间只有毫发之差罢了。庸医，良医不都戴眼镜，都会按脉，都会打针吗？我不是要贬却金瓶梅，金瓶梅有大胆，有技巧，但与劳伦斯不同——我自然是在讲他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也有大胆，也有技巧，但不同的技巧。金瓶梅是客观的写法，劳伦斯是主观的写法。金瓶梅以淫为淫，劳伦斯不是以淫为淫。这淫字别有所解，用来总不大合式。老柳，你也许不相信，劳伦斯是提倡肾囊的健康，但是结果肾囊二字，在他用来说觉为耻。不觉得耻，故亦无耻可言。你也许不相信，金瓶梅描写性交只当性交，劳伦斯描写性交却是另一回事，把人的心灵全解剖了。在于他灵与肉复合为一。劳伦斯可说是一返俗高僧、吃鸡和尚吧。因有此不同，故他全书的结构就以这一点意义为主，而性交之描写遂成为全书艺术的中点，虽然没有象金瓶梅之普遍，只有五六处，但是前后脉络都贯穿包括其中，因此而饱含意义。而且写来比金瓶梅细腻透澈。金瓶梅所体会不到的，他都体会到了。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这是劳伦斯与金瓶梅之不同。”

“这怎么讲法？”

“你不看见，当查太莱夫人裸体给梅乐斯簪花于下身之时，他们正在谈人生、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的。他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劳伦斯此书是看见欧战后以人类颓唐失了生气，所在发愤而作的。”

“现代英人也失了生气了吗？”

“在我看来倒不，但在劳氏看来是如此。若使我们奄奄待毙的中国人给劳氏看来，那简直无话可以形容了。我想，他非用北井最下流的恶骂来骂，不够出气。你要明白他的全书旨意，须看准他所深恶痛绝的对象。他骂英国人没情感，男人无睾丸，女人无臀部，就是这个意

思。梅乐斯表示轻鄙查太莱爵士一辈人时，查太莱夫人问：‘他一辈人怎样？’‘你比我知道清楚。那种女子式小白脸的青年，没有蛋。’‘什么蛋？’‘蛋！男人的蛋！’她沉思这句话的意义。‘但是问题是是不是在这点？’‘一人呆笨，你说他没有头脑了；一人促狭，你说他没有自心肠，一人懦怯，你说他没有肝胆。一人若没有一点大丈夫气，你说他没有睾丸。这人就靡靡不振了。’

朱先生翻起他的旧稿说，“我念一段给你听听。工业制度社会主义规矩，小白脸的无人气，都骂在里头。你明白他对战后英人的愤慨，你就难怪他所以不惜用极粗鄙淫猥的话骂他们的理由。这是一种反抗，不这样骂不出气的。梅乐斯说：‘他们一辈是最卑鄙的贱流。上校常对我说：老梅，英国的中等阶级一口饭就得嚼三十次，因为他们的胆肠太窄了，一粒小豆般的东西就可以塞得肠胃不通。天地间就没有看过这样小姐式的鸟，又自豪，又胆小，连鞋带结得不合式都怕人家见笑，又象陈老的野味一般的霉腐，而又自以为尽合圣道。所以我吃不消，再不振作了。叩头，叩头，舔屁股舔到舌头也厚起来了，然而他们还是自以为尽合圣道。而且都是一班乡愿小人。就是乡愿的小人！一代小姐式的乡愿小人，一人只有半只睾丸。’康妮（查太莱夫人）笑了。雨还淋淋不住。‘他一定痛恨他们。’‘不，’他说，‘他不管了。只是讨厌他们。这有不同。因为，他说，连丘八近来也跟他们一样拘泥小气，睾丸一样不全肚肠一样窄小。这是人类注定了要走的命运。’‘连平民，连工人，也这样吗？’‘全伙都这样。他们的人气都完了。汔车、电影、飞机把他们还遗留的一点人气都吸完了。你听我说，一代不如一代了，越来越象兔子，橡皮管做的肝肠，马口铁的脚腿，马口铁的面孔。马口铁的人！这是一种鲍罗希微主义慢慢把人味儿戕贼了，代以崇拜机器味儿！金钱，金钱，金钱！一切现代人只把人情入道戕害，创伤不作玩乐，把老亚当，老夏娃剥成肉脸。大家都一样的。世界都一样的：把活活的一个人闷死了，割掉一张茎皮一金镑，割掉两只睾丸两金镑。阴户还不是机器的肉吗！——大家都一样的。我们出钱，

叫他们替我们割掉阳物。给他们钱，钱，钱，叫他们把人类的阳气都消灭了，而只留下一些孤弱无能的机器。”

这书前后就是这样一个脉络贯串着，时时暴发出来为谩骂淫鄙而时又优美的文字。劳氏的文字之美不必说的。所以他全书构，写一战后阳萎而断了两腿的男爵，要一键全的中等阶级女子做夫人，及夫人求健全的性爱于代表作者主义的园丁梅乐斯。所以他引 Henry Jamts 的话，处处骂他们的金钱，崇拜，为崇拜狗母 (bitch—goddess)^①。

——狗母就是金钱的富有及商业的成功。查太莱夫人康妮看见她的丈夫管工厂，着发财迷，就恐慌起来。所以他想到将来的英国，想到自己为这样的人类怀孕传种，就不敢想下去了。所以梅乐斯说：“我要把机器全部消灭，不使存在于世上，而把这工业时代收场的干干净净，象一场恶梦。但是我既然没有这本事，所以只好沉默下去，自顾自地生活。”劳伦斯意思是要归真返璞，回到健全的、本能的、感情的生活。”

“我明白了”，柳先生说，“那么，他描写性交，也就是带这样玄学的意义？”

“是的，性交就是健全本能的动作之一。他最痛恨的就是理智、心灵而没有肉体。在这点上，他和赫胥黎 (Aldous Huxley) 诸人一样，讥笑不近人情的机器文明；也和孔孟一样，主张‘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劳伦斯有多少东方思想的色彩。在书的前部，有一段记述几人的间使，说未来世界女人生产也不要了，恋爱也不要了。但是扁纳夫人却说：‘我想，如果恋爱也没有了，总有别的东西来代替。或都用吗啡，空气中都散布一点吗啡。……’‘政府每星期六散布一点吗啡于空中。’捷克说。……‘我们身体都不要了。’又一人说。‘你想我们大家都化成烟，岂不好吗？’康妮讥笑地说。所以康妮在以

^① bitch—goddess 意为发财、致富、金钱等意。此词出威廉·詹姆斯给作家威尔斯的信：“道义上的优柔寡断，源于对财富的唯一追求。”此处译为“狗母”。

下一段就心里想着说：“给我内感的德摸克拉西，给我肉身的复活。”因此你也可以明白他描写性交的意义了。”

柳先生说：“但是你所谓他全书的命脉，文字最具特色的性交描写与金瓶梅是怎样的不同？”

“是的，我们是不健全的，象一人冬天在游泳池旁逡巡不敢下水，只佩服劳伦斯下水的勇气而已。这样一逡巡，已经不大心地光明。裸体是不淫的，但是待要脱衣又不脱衣的姿态是淫的。我们可借助劳伦斯的勇气，一跃下水。”

“劳伦斯有此玄学的意味，写来自然不同。他描写妇人怀孕，描写性交的感觉，是同样带玄学色彩。是大地回春，阴阳交泰，花放蕊，兽交尾一样的。而且同西人小说在别方面的描写一样，是主观，用心灵解剖的方法。我的译稿是不好的，不及他文字之万一。姑就一段念给你听吧：

‘他已露了他身体的前部，而当他凑上时，她觉得他赤身的肉。有一时，他在她身中不动，坚硬而微颤。到了他在无可如何之发作中开始振动时，她的身中发觉一种异味的快感在摇摇曳曳地被动。

‘摇摇曳曳的，如鸿毛一般温柔，象温柔的火焰腾跃、翻播，时而射出明焰，美妙，美妙，溶化了她全已溶化的内部。象钟的摇播浮动，愈增宏亮。她躺着，不觉她最后、最细小的浪声……她的子宫的全部温润开放，象潮水中的海葵，温柔地祈求着他再进来，为她完结。她热烈地保住它，而它不全部脱出，而她觉得他的细蕊在她身中活动起来，而神异的节奏在神异的波浪中浮运充溢她的体内，起伏膨胀直到充满她缠绵的感觉，然而开始那不可形容的动作，其实不是真正动作，只是一种感觉的清澈无底的漩涡，旋转直下，深入她一切的肉质及感觉，直到她变成一团旋不断的热情，而她躺着发出不觉的呜咽不明的呼声……’

这种文字，可谓淫词了。但是我已经说过淫词别有意义，用在劳伦斯总觉不大相宜。这其间不同，只在毫发之差。性交在于劳伦斯是健

的，美妙的，不是罪恶，无可羞惭，是成年人人所常举行的。羞耻才是罪恶。所以他在书后有一段说：“诗人及一切的人都在说谎！他们叫做我们相信我们所要的是情感。我们最需要的是这敏锐的、溶化的、相当可怕的肉欲。只要有一人敢这样做，不要羞耻，不要厌恶，不要后悔！假如他过后羞惭，而叫我们也羞惭，那岂不淫秽！”

朱先生放下他的译稿，看见柳先生脸上又回到清净的神态，露出妙悟的笑容。柳先生此时似乎明白了，也觉得可以听下去而不觉得羞惭，反而以霎时前羞惭之心为淫邪。

“劳伦斯真难读啊！”柳先生吸一口烟慨叹地说。

朱先生起立，推开窗口，放入一庭的月光与疏影。墙外闻见卖夜市者的叫卖声。

林语堂

渴望男人的女人

劳伦斯情爱系列

目 次

第一章	旅行者	(1)
第二章	城 堡	(13)
第三章	早 餐	(21)
第四章	战 士	(37)
第五章	波希米亚人	(49)
第六章	王室卫队枪手	(66)
第七章	使 臣	(78)
第八章	猎捕野猪	(98)
第九章	哨 兵	(108)
第十章	奥兰多大厅	(122)
第十一章	政 客	(132)
第十二章	旅 行	(146)
第十三章	旅 行	(156)
第十四章	向 导	(168)
第十五章	流 浪 汉	(179)
第十六章	探出的间谍	(192)
第十七章	手 相	(202)
第十八章	城 市	(214)
第十九章	信 函	(227)
第二十章	毁灭	(239)

目
录

第 7 章	大教堂	218
第 8 章	孩子	233
第 9 章	洪水	265
第 10 章	渴望	289.
第 11 章	初恋	314
第 12 章	羞惭	373
第 13 章	男人	395
第 14 章	扩大的圈子	463
第 15 章	狂欢的痛苦	479
第 16 章	彩虹	542

第1章

波兰太太

布朗文一家世世代代都定居在沼泽农庄上。在这片富饶肥美的大草原上，艾黎河蜿蜒曲折，缓缓地流过夹岸的赤杨树，形成了德毕郡和诺丁汉郡的分界线。两英里外，在一座小山上耸立着教堂的尖塔，这个小镇上的房屋似乎艰难地爬满山坡。布朗文家的任何成员在田野里劳作的时候，他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那伊尔克斯顿的教堂尖塔和它背后的纯净清澈的蓝天。所以，在他再次转身面对平坦的地面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在远处，在他前方，还有一件不知名的东西悬浮飘荡在高处。

在布朗文家的人眼睛里总露出一种似乎正期待着什么的神情，他们仿佛都十分急切地在渴盼得到某种不可知的东西。他们似乎已对那即将来临的东西胸有成竹，他们脸上总是流露着一个继承人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神态。

他们这一家人全都皮肤白嫩，生气勃勃，说话慢条斯理，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人吐露自己的胸怀，但是你得顺其自然；所以你完全可以观察到他们的眼神如何从欢笑转向愤怒的整个过程：一种情真意切的开朗的笑，变成一种充满激情的愤怒；如同天气突变时天空所呈